

《般若》

第三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又說西方那處有一個釋迦牟尼佛，現在正是要說法，所以放光遍照十方世界。於是，然後，菩薩又說我亦想去供養、禮敬釋迦牟尼佛。那麼承佛的威神加持力，他們就來到去作禮釋迦牟尼佛。當他們敬禮的時候，一定是誦一首長的偈頌，之後全部好似詩的世界。你看《華嚴經》，簡直(整本經裏)佛都無說法那樣。你揭開初初那幾頁，全部(都是)東方世界某某菩薩來到念甚麼偈頌。一會兒，東方(菩薩)來完，就南方世界某某菩薩又來、西方世界某某菩薩來等等。佛都無機會說法，你讀一讀《華嚴經》。你有無讀過？你讀一下，簡直好似浩瀚到汪洋大海這樣。

你讀初初那幾頁，你就知道的，這種這樣的簡直是甚麼？經過後人的渲染那樣。初期釋迦佛講的時候，小乘經就很樸素的。哪裏會有這樣的大海汪洋，那種描寫得那麼浩瀚，描寫得那麼宏偉。後期的大乘，越後流行的大乘經，就越多這些東西。小乘經就無，很樸素的，好了，講到這處。

《般若經》很接近小乘經，《般若經》裏面，很少講好似《華嚴經》那些描寫得那麼浩瀚、那麼宏偉。只是《大般若經》裏面，有幾本大的就寫得宏偉些，其他裏面小部的經就很樸素的。你讀一下《金剛經》，你就知道了。「一時佛在舍衛國」，是嗎？「祇樹給孤獨園。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」千二百五十人而已。沒有說東方無量菩薩來，又說無量甚麼。西方又無量甚麼，南方又無量甚麼，北方又無量甚麼，無這樣多。還是甚麼？很樸素。而且千二百，做甚麼事？……不要理會它。

即是說大概《般若經》裏面說千二百人都是實情，當時佛時時有千二百五十個人弟子，確是，無描寫到很(誇張)，那些天人塞滿了。很少，這些就是甚麼？很樸素、很近事實。總之，大乘經中，這種很樸素的作風，跟小乘經最接近的，《般若經》最接近。是嗎？那麼從它文體的體裁來到看，跟原始佛教的經典很接近，應該是先出現。這幾個理由，聽眾：羅先生，那麼天台宗以前判教，說《華嚴經》先，……即是

如果好似你剛才說的，那麼變了不是幾正確？羅公：各宗來到我們中國就有這個問題。華嚴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是嗎？天台宗和華嚴宗都是根據就說釋迦牟尼一成佛之後，說大華嚴，是嗎？後來因為有些人不懂，然後才降低。降低之後，然後從四諦法一直那麼上去。這些都是權宜的，那些就是實的。那麼天台宗亦承認此說，《華嚴經》是實，是嗎？一直……四諦、甚至那些方等通通是權。

到最後，臨到晚年，將近涅槃，說法華涅槃的時候，然後由顯權返實，大致是這樣。那麼這種講法，我從兩方面答你這個問題。第一，從現代人研究佛教史的研究，覺得這個天台和賢首兩宗人的講法，純粹是甚麼？距離歷史事實太遠，而是想當然的。換言之，即是講得刻薄些，就是一廂情願的講法而已。拿出來學術界，這個真實有證有據的來到研究佛教史就站不穩的。

因為這個是在(本)宗裏面，關上門來跟自己宗講就可以，在這處講不可以，這個是一點。第二點，就從這個理論上講，上一點是根據歷史事實講，第二點從理論講。從理論講可以，就怎樣呢？佛就有三身，是嗎？法身就是無相的，以真如為體。法身佛不會說法的。說法的只有兩種佛，報身佛、化身佛兩種佛說法。報身佛就專門為那些大菩薩、地上菩薩說法。因為這些地前的菩薩和凡夫，他們未證真如。他們不能生在報土，無可能聽到報身佛說法。因為這樣，釋迦牟尼佛一定要有一個化身的釋迦佛，在印度出生的那個(釋迦佛)，來到對那些地前菩薩和……

第一，(是)對地前菩薩。第二，對那些甚麼？聲聞乘的人，那些不能去報土。第三，對那些凡夫說法。大乘是釋迦牟尼佛初成道講的，是報身佛講的，不是化身佛講的。所以，華嚴一講，一開首就講就是甚麼？毗盧遮那佛放光遍照，在我們這個化土裏面，不會有這樣的事實。他在報土，毗盧遮那佛者就是釋迦佛的報身佛。這樣，在這裏聽的和在他方世界來的，通通是地上菩薩。

是的，你會反駁這個，很多聲聞弟子的，《華嚴經》裏面，都有講有聲聞弟子來

聽法的。聲聞弟子如何入報土呢？他的解答，有些聲聞……聲聞有兩種，一種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之後，回心向大之後，他又證得人法二空(而)見道，那些聲聞便入得報土，一種。

第二種，有些佛和菩薩就示現到四眾都齊備，所以他們以神通變化的力，現出有聲聞，和這些天王、天龍八部，通通都是現的。諸佛菩薩神通變化所現的。這樣，華嚴，雖然是最初講，但是他在報土講的。而在化土最初講的，還是那五比丘在這處聽他講苦集滅道。

還有，不止這樣，有很多大乘經都在報土處講的，哪些是在報土講？例如，唯識宗的《解深密經》，開首讀一下序品所講的道理就是報土的思想，淨土的十八圓滿相就在報土的。我們這些化土就無十八種圓滿相，是報土的。不止《華嚴經》是這樣，《解深密經》都是在報土講的。那麼其他講得很浩瀚的，都是報土講的。

有了一說。第二個講法就是這樣，從《華嚴經》等在報土講。不過，有些經單是在報土講，有些經同時在報土講、化土講，那為甚麼會同時呢？很簡單而已，他們是地上菩薩，他們就可以見到報土的佛，又可以聽到報身佛說法。如果地前菩薩在這處，聽這個化身佛說法。同是佛講，在報土亦講，在化土亦講，兩方面。地上的菩薩可以聽到報土的報身佛講，地前菩薩聽到化身佛講，和那些三乘的聲聞乘、凡夫便聽化身佛講。

又可以，將兩說一合起來，這個是從理論講。《華嚴經》是早，不錯，但是它單是在報土講，明白嗎？那麼高深的理論，單是在化土中不講，在報土中講。這樣的講法又是通的，問題就是信不信由你，這些是嗎？因為在理論就是講得通的，你問我：「羅先生，你相不相信？」可能。因為我相信有報身佛的，同時我又相信淨土的。

那麼很多不相信淨土的，我相信，因為為何？我們的心可以變穢土，一樣可以變

淨土的，是嗎？好似一個人那樣，他去做賊、去打劫，但他亦可以做好人的。難道只可以打劫，做好人不可以嗎？沒有這樣講的，無說只可以變穢土，變淨土就不可以。除非你說穢土都不是我們的識變，如果你都說穢土都不是我們識變，我們只好走唯物論這條路了。是嗎？這個世界就是微粒子造成的，好了，世界是微粒子造成的，那我們的生命甚麼？

是那些微粒子活動，是嗎？那些電子、質子不斷活動，活動的結果產生一種現象。活動的結果會產生一種現象。好似甚麼？好似摩擦的結果，它就產生熱。又好似我們拿一瓶油倒在鍋裏，當這個鍋煮，煮到它熱的時候，那些油、那些電子、質子活動，結果就會生產甚麼？你看去那些油裏，有一個七彩的膜。這個七彩的膜離開這個「滾油」是不存在的。

在同一樣道理，我們在這處聊天的時候，離開電子、質子，根本是不存在。我們那麼多人坐在這處，猶如「炸油炸鬼」（炸油條）在那個油鍋上面，那些七彩的油一樣。當那些油一冷卻了，那個七彩膜就無了。那麼就變了我們的生命就是甚麼？猶如「油炸鬼」（炸油條）在那個油鍋裏面的（七彩膜）一樣。那麼就有很大的問題，推翻整個佛教。

為甚麼？無生死輪迴。是嗎？何嘗見到油鍋裏面，見到的七彩膜會輪迴呢？無生死輪迴，亦無涅槃可證，是嗎？如果人生如此，你想想怎樣？譬如你一百歲，給足你一百歲，就在一百年以內，你的一世的喜怒哀樂等等，猶如燒煙花的火花，亦猶如那油鍋裏面的那一個七彩膜，亦好似那些小孩玩的「肥皂」吹七彩泡泡一樣，那個泡一爆，你就無了。

就這樣人生百年，不過如此，這樣的時候你應該怎樣做？又無生死輪迴的？無問題的，你怎樣做？只是兩條路走，三條路可以。第一條路，人生應該做好事，我雖然百年，就好似那個「肥皂」泡那樣爆去了，但我的子孫這樣。你自己尚且如此，好似

一塊膜那樣，顧子孫那麼多。有人就會顧慮的。但是有一些人就不顧慮的。

是嗎？你讀一下阮籍的詠懷詩，「一身不自保，何況戀妻子。」自己人生幾十年，妻子又怎樣？妻子亦是油泡來的，亦是泡泡來的。我這個泡那麼辛苦，勞勞碌碌，為了那個泡來作甚麼？是嗎？你會不會這樣想，是嗎？但有些人會這樣想，是嗎？你或者不會。但有些人會這樣想，是嗎？人生幾十年，隨便些，可陶醉就陶醉一下，是嗎？

聽眾：是視乎那個的人生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看那個人的人生想做甚麼。

羅公：是的，一種就是我們要做一些善，為我們子孫計(著想)、為全人類計(著想)，是嗎？

你有這種的思想，但有一些反對思想。那你這樣是叫做道德了。是嗎？道德幾多錢一斤？有人這樣問的。是嗎？人生幾十年，你不及時行樂？是嗎？笨了，是嗎？為子孫？你是一個油泡、七彩膜那樣，一冷卻了就不存在，無了，你的子孫一樣是不存在的，幻的，簡直幻的。你不要以為唯物就是實的，這個更幻，是嗎？更幻些、更空泛些，是嗎？既然這麼虛幻的，最好就怎樣？最好的出路，我今日早上就看了一部電視，胡燕妮做那齣電視，她盡情去愛，到了被人騙光，錢都騙光了，她還是要講愛。

她說人生最有價值的就是甚麼？就是自己被人愛，自己又愛人，這樣人生就是最價值了。有人的解答是這樣。即是自己心之所想的就去做，是嗎？因為人生幾十年，想做都不去做，這樣笨？所以，今日這齣戲是這樣，所以就說，如果無了這種愛，如果一個人的人生，他又不去愛人，又不被人愛，簡直無意義，不如死了去。

結果，就食安眠藥，死了。有些人是這樣，人生是這樣。你讀過日本那個，是

嗎？諾貝爾文學獎，不知道有無，好似無，不是。魯迅最佩服那個芥川龍之介，芥川龍之介後來怎樣？死了，他花幾年功夫來想一件事，吃了藥，舒舒服服死的，結果想到了，確是人生無甚麼意義，不過如此而已。不知道吃了那些叫做甚麼。不記得了，總之他是死了。辭別他的愛妻、愛子就死了。

有類人是這樣的，例如芥川龍之介都是這樣，是嗎？一種，如果這樣做，他是好人了。你說他是不是好人？他死是自己死，他無拖累別人，所拖累別人的，只是找一副棺材放他下去，然後(用)一把火燒了他，拖累人就只是拖累這麼多。是嗎？但是有些人說蠢才，說這類是蠢才。你說不說他蠢才？這類人這樣就死。人生無甚麼意義就死。人生要做一些道德這句話靠不住。要有一些道德是靠不住。你讀一讀陶淵明的詩，陶淵明集一揭開第一頁，「形贈影」，人不外形影神。那個形贈一首詩給影，第二首，那個影答那個形，第三首，神解釋。是嗎？這個「大鈞無私力，萬理自森著。」讀過未？

「人為三才中，豈不以我故！與君雖異物，生而相依附，結託既善同，安得不相語！」有些人讀不慣文言文的，那個形就對影這樣講，它說：「我跟你那麼好，你行我就行，你站我就站，我跟你最好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講，人生不過幾十年，我們應該要怎樣？及時行樂，盡情享受一下，不要枉了我們這一世人。大致是這樣的意思。

那個影就說不是，那麼這個代表一派的人生觀，盡情要享樂，是嗎？第二派，影對那個形(答)，不是，人生要做一些好事，趁我們一百幾十年的存在的人生，我們要做一些好事，令到世界都好一些。這樣才是，這類是道德家講法。但是道德家的講法，有人說他們很蠢。最低限度我老羅說他們蠢。我不相信這樣的道德論。

為甚麼？如果這個世界是虛幻的，我為甚麼事要繼續做道德？你說我有餘力，我享受，正常享受，享受都有餘力，那就做一些好事，那就無問題。如果你真的整世做好事，你再做我那份，是嗎？傻子就做，我就是這樣。我當時選擇佛學來研究，是陶

淵明那首詩激起我的興趣。好了，那個神就解答了，都是不徹底的神解答。

這種是小乘思想，那個解答又怎樣呢？你的形就說人要盡情享樂，人生盡情享樂。享不享樂都不過如是，你能享受多少？第二個你說要做好事，做好事又怎樣？你今世就做好事，做好多好事，你死了之後，還有誰記得你？縱使有人記得你，歷史上將你寫了下去，三皇五帝那些大聖人，現在去了哪裏？

現在連骨都無了。你說好好地為生，彭祖八百歲，八百零一年你就無了。「彭祖愛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」彭祖歡喜長壽，到他八百歲滿的時候，他想留久些都不到他留。所以，你說要做善事，亦不過如此，後世都是得一個記得某人是一個善人而已。所得結果都是這樣。都無希望，結果要怎樣？順其自然，我們不要作惡，不必作惡。有能力可以做，不妨作一下善，我都是這樣想的。

順其自然，最後那兩句是甚麼？「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」這個人生是有盡的，這個佛家所謂諸行無常，人生是有盡。應該盡的時候，你就安然去盡，不需要那麼多考慮的，不需要害怕，亦不需要說我又要建立甚麼不世之業，不需要這麼多。這種簡直是小乘的思想，所以章太炎跟他這首詩，就說陶淵明是一個緣覺，辟支佛來的，他有這樣的講法。好了，一派就要這樣，要做好事，做好事多講不來的，講不徹底的。

一派就要盡情享樂。如果兩派選甚麼？我老羅選擇第一派，盡情享樂那派，你要我講道德，實在我心裏暗笑你，你會答盡情享樂，你會違反法律，你會被囚禁坐牢、問吊。我的回答又怎樣？你不够聰明，所以瞞不到法律了，或者我聰明絕頂，法律對我無可奈何，我會逃避法律，是嗎？還有，我有本領，可以控制一切，經濟上做一個甚麼、甚麼大王。舉手投足可以令到甚麼？經濟……舉手一動，可以令股市跌幾千點，是嗎？腳一踏可以產生戰爭，或者我有本領，假使我有本領，你答我何樂不為？為何你不做？不做就是傻。是嗎？人生幾十年，講道德，縮在一處，窮困是嗎？為何

不做？不做才是傻。

我就這樣想了。如果你說我不要得，我現在據理論來講，是嗎？這個很坦白。因為為何？人生是這樣，結果必定是這樣。兩條路，一者是守道德，做多少好事，不徹底的。另一類就是盡情享樂，盡情享樂的無所謂甚麼叫做惡？哪裏有惡事？無所謂叫做惡？猶如香烟(廣告)：你想做就做，後來政府還是甚麼？有甚麼干涉改了那個字，應做就去做，本來是想做就去想做。

想做你都不做，你有本領做都不做，那個真是傻瓜。是嗎？我就是這樣的看法，事實是這樣。所以道德問題很多，那麼你說無良心，如果你這樣更笑話，甚麼叫做良心？我們人生不過是吹泡泡的那一個七彩泡而已，良心在裏面？那個泡都不見了，你還講良心？你這麼傻！你說還不傻嗎？最傻的一類人，是嗎？

你想一想是不是，你回去再想想。再想神會對付你，根本這個世界是微原子造成的，哪裏有神？神在何處？是嗎？無的。既然不相信、否定這個神，有甚麼不可以做？不做才奇怪，不做即是說甚麼？這類人低級。盡量想做就去做，那類人才是最高級的，最英雄。那我講了，如果你說這個世界就由微粒子造成的，如果你的生命就好似油泡，就有這一種危險。

我曾經有這樣想過，很徹底想過。你想一想，回去想一想。譬如有一個神造的，無法證明神的存在。人造衛星一直去，幾乎去到火星，都拍不到神的照片回來，那麼你們硬要說有一個神存在，未免虛渺。問題就在這處了。我在當時就曾經這樣想過，想過之後，後來，因為我原來讀哲學系的，後來我想到……因為受梁漱溟的影響，受他《東方文化及其哲學》那本書的影響，他指我去看，就看一下他的書，和看一下甚麼？張東蓀，有人讀孫字，孫都可以的，張東蓀。

他在中山大學教書的，現在他有一本《新哲學論叢》，就受到他的影響。那就去

看佛經，看佛經又不懂，結果，看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我就不相信，淨土我更加不相信。這樣，後來我結果就看歐陽竟無，看他那篇〈佛法非宗教非哲學〉（而為今時所必需），看他的〈唯識抉擇談〉。然後，我選擇的結果，就接受佛教的思想。就變做一個佛教徒，然後我自己走去皈依太虛法師。

我自願皈依他的，無人叫的。我小時候，我媽媽拉我去皈依，我不承認的。皈依，那個時候，我已經讀古文，在皈依時他念懺悔文，「我往昔所作之甚麼……」念懺悔文的時候，你猜我念甚麼？我念韓愈的《諫迎佛骨表》，我念：「伏以，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」我念那篇，我不念懺悔文，這麼調皮的。你們就試下回去想一想，這個說回去又是甚麼？那邊的標題講了，剛剛她問，我解答了你這個問題。我只是照我的意思解答，是嗎？但是，如果你說這個世界不是微粒子造成的，你說唯心所現，你說心所現，我又提出一個說法。

如果你說這個世界是心現，我問你所有世界上那麼多人，一個心呢？抑或各人有一個心呢？兩者(之中)一定要選擇的。你說總共得一個心，(那麼)為何你想事情，我又不知道？現在你想事情，我不知道你怎樣想。如果我跟你是同一個心，那麼應該我知道的。還有，釋迦牟尼佛已經成佛了，我應該都成佛的。因為為何？何以故？釋迦牟尼之心即是我老羅之心。

是嗎？但是顯然他的心是清淨，我的心是污穢不堪的，這麼顯然不是的。如果你說是，很勉強的，一個人何必做一些勉強的事？是嗎？所以我不肯接受《大乘起信論》，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思想簡直是(主張)一個心，它無明顯這樣講，一心二門這個，我不肯接受。那麼結果，唯有接受人各一心論，即是唯識了。

每人(有)八個識，就本質來講，同以真如為體，由真如體呈現而為無數那麼多的系統。一體起多用，每一個用，每一個體系，八個識。即是同是由真如呈現，真如呈現成為無數的單子，萊布尼茨之見，說這些叫做單子，即是單位。每一個單位就是八

個識。就體論體，就同是真如為體，體而已，是嗎？在用來到論用，你還你，我還我，他還他，釋迦還釋迦，波旬還波旬，不同種的用。兩者，眾生同一心？抑或眾生各一心？我就選擇眾生各一心，因此就選擇唯識，我最初學是這樣的。讀《大乘起信論》，讀《天台四教儀》，寶靜法師介紹我讀《天台四教儀》的。

他真是……不過他是好人，好到極，他一給我就給一本那麼深的書，我初學的時候，他給這麼(深)的書，這本書看到我五里霧中。寶靜法師，覺光的師公，顯明和尚的師父寶靜。好了，這個標題我講完了，我答你，用我的意思答你，讓你作參考。你不要照聽我講，聽別人講，被人牽著鼻子走，這類人是最傻的。

這樣，現在我講第三個標題了，是嗎？是了，講幾個字(十多分鐘)才休息。第三個標題，即是第三個主題，從量的方面來看這個《般若經》了。現存在世界上的《般若經》，就以漢文，以中文就最豐富，西藏文亦很豐富。不過，有一些早期的經文，就不及中文的。或者你可以這樣說，現存的《般若經》，以漢文和西藏文的譯本最豐富。現在就《般若經》在中文那方面，《般若經》的份量來到講。

現在我們可以讀得到的《般若經》，就有最完備的，現在我們現在可以讀得到的漢文譯本的《般若經》，最完備的就是玄奘法師譯的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最完備就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如果你們有這一本的，就請你……我為省一些唇舌起見，如果有這一本的經，你可以揭來，我送給你們的原因就是主要省減今晚的很多枝節，而且你們有文字的根據。

第六頁，這本的第六頁，最完備的就是這本，摩訶……你看看，第六頁，你看到嗎？無的不要緊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六百卷，這一部最完備的，是不是所有《般若經》都包括在內呢？不是的。除了這六百卷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之外，就還有幾部。在九頁，第五行，《了義波羅蜜多經》一卷，宋朝那位施護翻譯的，《大般若經》所不包括它的。

第二本……

聽眾：宋朝的哪一個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宋朝的哪一個？

羅公：施護。宋朝。你大約記下，我一定會有一本給你，你未有嗎？

聽眾：我有。

羅公：好，你就回去看第幾卷、幾多頁就可以了。

是嗎？第二本就是《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一卷，又是施護翻譯的。第三本，《帝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一卷，又是施護翻譯的。還有一本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一卷，有七、八個譯本，現代都有兩本，是嗎？

通行的就是玄奘法師翻譯的，《大般若經》裏不包含它在內。還有一本叫做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一卷，是鳩摩羅什翻譯的。又是《大般若經》裏無包括的。此外，除了這些之外，有一本叫做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兩卷的。這本經就(是)有問題的經，近代人就懷疑這本經是假的。到底是真還是假？因為我不是這本經的專……

不敢說它一定真，不敢說它一定假，它裏面所講的道理，都很道家的。但是那些考證家就說它是假，這些很難講，是嗎？所有《般若經》就是這麼多。既然……好了，你會問還有鳩摩羅什翻譯《大品般若經》，還有西晉的人所翻譯《放光般若經》等等，這些你無講。這些不用講，因為這些在《大般若經》之內，節譯本。是嗎？那些不用講了。好了，到了現在，我們就集中來看這本《大般若經》。現在我們講這本那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經》。

所謂《大般若經》，總共就有十六會。即是釋迦牟尼佛在十六個集會裏面講的，每一個會就成為一分，可以(有)十六分，十六個 parts。這十六分之中，前五分就叫

做根本般若，其餘的十一分就叫做雜般若。但你不可以有這樣一個觀念，不要將根本和雜字作價值判斷，你不可以。根本即是說它這個甚麼？範疇比較純粹些，那個範圍比較純粹些。雜即是比較無那麼純粹，這樣的解釋。

不是價值的判斷來的。那麼這個根本般若，即是五分裏面，第一會是最大的，即是第一分最大的，第一分佔四百卷。《大般若經》不過有六百卷，它一分佔了四百卷。梵文就總共十萬頌，十萬是否這樣寫？單十百千萬，十萬。所以，那些外國人研究它，就叫做它西藏文十萬般若。這個十萬頌般若，西藏(文)來的。

那些外國人叫它做甚麼？叫它做 one-hundred (thousand) lines，十萬行字，因為梵文一首頌就有四句，那些貝葉經和那些紙張的經，一頁頁打橫，每一行就四句。十萬頌不是十萬首頌，十萬頌即是十萬行頌。所以西人叫它做十萬行，十萬個 lines。裏面就義海汪洋了，不止講般若，連到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六度、四無量心等等，無所不談的。豐富到極，但是可惜太大，四百卷你看不看？

隨便一個人是看不來的。所以，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自唐朝以來，都不知道多少注疏。獨是《大般若經》，無人敢(做)的，太大了，搞不來。還有，會令你讀一讀就會生厭的，講來講去，翻來覆去，反反覆覆，講來講去都是那幾句道理，令到你會生厭的。尤其是這個十萬頌的《般若經》，那麼西藏人又叫它做《廣頌》，般若叫做《廣頌》，廣者即是詳細。好了，有無辦法呢？有辦法，你要讀甚麼？你想搞得來它，你讀彌勒菩薩那本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拿着那本《現觀莊嚴論》來讀那十萬頌，你就會頭頭是道。拿着那本《現觀莊嚴論》來讀，你就有辦法。

不是你就這樣讀，你就入五里霧中。拿着《現觀莊嚴論》來讀，你就一點問題都無。所以，《現觀莊嚴論》那麼重要，西藏人讀《大般若經》，很容易讀，幾乎那些略為有學問的喇嘛，一直都讀《大般若經》的，讀《廣頌》、《中頌》、《略頌》的般若，因為每個都拿着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對讀。現代人最權威研究般若的學家，就是

那個 California 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書那個叫做 Edward Conze，E-d-w-a-r-d，Edward。Conze，C-o-n-z-e，這個 Conze，最權威的。

你不要以為我們中國人最權威的，不是的。有時候，西人除非他不做功夫，他做功夫就會很徹底。他又怎樣？他譯那本……他將《般若經》，他不是翻譯這一分，這一分太長了。他翻譯那本二萬五千的般若，完全是甚麼？完全是用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到分段。所以你一讀起上來，很容易讀。如果你們各位英文都還可以，只要你有 Form Six(中六)這樣的英文程度，有一本好的字典，你去圖書館看一看，你將它來影印便可以。

買就去圖書館拿那本 Edward Conze 翻譯的，那本叫做甚麼？去圖書館找，Large Sutra 大經，大品，Large Sutra，On，O-N，ON Perfect Wisdom，Perfect Wisdom 便即是般若。就是《大品般若經》，他就不是翻譯這個十萬頌，他是翻譯二萬五千頌的。那他用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到分段的，大家可以讀得來的。只要你有 Form Six 差不多程度的，你就讀得來的。

那麼入面有些不懂的，不懂都罷，你都讀不到的那些，那些無甚麼所謂。你取他那些讀得到的。而且你可以這樣，拿《大般若經》來到對照，是嗎？你買這本，如果你寫信去，California 大學出版，你去那處買，大概就是差不多 50、60 元美金。但是，印度人就將它來「翻版」(盜版)，你寫信去印度買，印度「翻版」(盜版)的就是我前年買了，(用)一百元港幣。今年有一個人買了，好似百多元。

那個人，未有人認識，那個人叫做譚博文(現在的衍空法師)，你認不認識。譚博文買了。他獨善其身，他買的時候，又不問一下人買不買。應該可以買多幾本，他有那麼多錢，買十多本回來，誰人要？百多元你買，你受用不盡，這個人(Edward Conze)好似原來是基督教徒，但他研究佛經，研究般若，那你猜他是否佛教徒呢？他無皈依過。我就說他是相信佛的，因為為何？我就無他那篇序。

他翻譯這個《般若經》，他有一個 Preface，即是書的序文，寫完 Preface 之後，他寫一個咒在那，OM MAHĀ PRAJÑĀPĀRAMITĀ 即是甚麼？「唵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。如果你不是相信佛的，你寫完這篇序文就寫完，你為何寫「唵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？日後有些西人見到它，以為那麼奇怪，寫一句咒文在這處。其實你一見到(就會覺得)這個人真的相信佛。

而且，佛法是有一個好處，你愈聰明，愈想走入去，愈難讓他走得出。佛法是有這個好處，好多很聰明的人入了去，很難走得出。梁漱溟勉強走得出，他都不是真正走出來的。他認為佛教是最高，人類最高的理想。不過現在就想救中國，就是佛教不行，用儒家才可以，他是這樣的。章太炎一樣是，梁啟超都踏了一隻腳入去，另一隻腳都不能走出來。

是嗎？那麼，大家買一本書來看看。你拿着那本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就可以控制整本大《般若經》。好了，即是說彌勒菩薩的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有解釋這一部份。《現觀莊嚴論》解釋三部般若的，解釋廣、中、略三部般若，廣就是十萬頌，十萬 lines；中就是二萬五千 lines；略就一萬 lines。廣、中、略，舊時《般若經》就難讀，現在《般若經》就易讀，很容易讀了。還有，現在你講般若，你不讀《現觀莊嚴論》，你無資格講般若。

那他都不懂，怎樣可以講呢？即是好似你讀《四書》那些，連到朱熹的注你都未讀過；讀《論語》，連何晏的《論語集解》都未讀過，你怎樣叫做懂《論語》了，是嗎？那麼第一分，只要你拿着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如果你懂英文，先讀英文那本二萬五千頌，然後再看這個十萬頌。還有，你不會怕麻煩，你買兩個 Files 夾，你怎樣？將《大般若經》影印了它，照著那個《現觀莊嚴論》的 division，即是分段，每一段剪，影印的《大般若經》的每一段，剪來就貼下去，第二段你又剪，剪來貼下去，你所花三、四個 files 夾才可以(做)十萬頌，你就會好豐富。

你還可以這樣，七、八個 files 夾那樣，《現觀莊嚴論》那些 division、那些分段，一個標題之下來到剪，一個「大」字這樣就貼，或者十萬，就十萬兩個字剪貼，這個十萬般若貼下去。貼完這段，在這處就「中」寫一個十萬，又剪這個十萬般若，又貼，再剪一個「小品」下去，就會很豐富。整本《大般若經》五百幾卷被你剪光，是嗎？還未曾有人這樣做，你可以這樣做的。你們尤其是出家人，你又不用去耕田，又不用入工廠，大可以做。那麼怎樣呢？有誰人做？

那個 Edward Conze，他就做了二萬五千了，在這處讀書的，不是，在菩提佛學院讀書，那個叫做文慧，是嗎？他那對眼很黃的，閃著閃著的，是嗎？現在他回了台灣了，他便造過了。很多人造了，但他造得最完整、最完美。我說他繼續造下去，他將來回去台灣，他可以做般若的專家。因為無人造，你造。世界上的事，人人不造，只是你造，你才是專家。

專家有大小之分，是嗎？他造，還有兩個造過的，都是永惺法師(的徒弟)，永惺法師又不知道，他如果出過兩個學生，他是成功的，他的菩提佛學院，他是成功，你是他徒弟……(普通語)還有一個就是甚麼？下面那條船那處，西方寺下面那處，山坑處那個叫甚麼？隆敬(音)，他有造，是嗎？問題是他肯不肯繼續，他肯繼續造，一樣是可以的。無事的，只要拿着一本《現觀莊嚴論》就可以，《現觀莊嚴論》很難讀。

我有講義給他，隆敬(音)無，文慧(音)有，我那本講義很淺的，他整本影印了，拿回去。你們現在有無？無就待會派，你們無，他們有。他們有，你日後問他？我可以在葉文意處講，我就給他這本。不過派不到全部都有。你是我學生，我可以整本借給你，讓你影印。很容易看的，就拿著它來對著讀，

聽眾：《現觀莊嚴論》不清楚了，要原版才清楚。

羅公：不太清楚，是不是？

聽眾：原版才清楚，所以請教授你借我影印。她說原版的才清楚。

羅公：我這個原版，我還沒有出版。不過是初稿。

聽眾：初稿才清楚。它是已經複印了幾次了，(變)不清楚了。

羅公：不清楚，是嗎？那麼怎麼辦？我借給她？那麼我回去之前，我借給她。累不累？累就休息一會兒。

第一會就如此，最豐富的，不過裏面就講到很繁的。其次就是第二會了，即是第二分了。第二分就是梵文，二萬五千頌，漢譯就叫做《二萬五千般若》。西藏人就叫做《中般若》，中部般若。那它裏面的編制就跟十萬頌差很遠了，因為長略就相差很遠，不過，在整部《大般若經》之中，最適中就是這本二萬五千頌。

它不長不略，是最好的，這本《現觀莊嚴論》就主要是解釋這本的，主要解釋這本，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又是解釋它。那麼這本經，在唐玄奘法師翻譯之前，翻譯《大般若經》之前，鳩摩羅什曾經翻譯了它出來，人人稱它做《小品般若》，Large Sutra，這本就是小品般若。鳩摩羅什將它來翻譯，很多人讀了鳩摩羅什的譯本。好了，除了鳩摩羅什翻譯之外，西晉的時候，一個人叫做無羅叉，又將它來到翻譯，叫做《放光般若經》。

西晉的時候，又有一個竺法護，又將它來翻譯，叫做《光讚般若(經)》，又是這樣了。有很多個譯本，是嗎？四個譯本。如果你讀，讀這一分，在《大般若經》裏面取這一分出來讀，你要怎樣？兩條線，一條就將彌勒菩薩的《現觀莊嚴論》來到對讀，第二條線，將鳩摩羅什所翻譯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將它來對讀。不過大智度論就一段一段解釋，在系統上，不是很有系統。

所以太虛法師說《大般若經》浩瀚到極，雖然龍樹菩薩曾經以《大智度論》來解釋一部份，但是仍然是甚麼？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解釋這個二萬五千頌，仍然莫得其統緒。龍樹那麼博學去解釋它，太虛法師說他仍然莫得其統緒。唯有……照太虛

法師的意思，唯有《現觀莊嚴論》，然後才能搞得來。太虛法師這番說話，你就在哪裏？《現觀莊嚴論》的那篇序，太虛法師的那篇序，你去看一下。《現觀莊嚴論》現在買不買得到？

聽眾：買到。

羅公：在哪裏買？九龍？

聽眾：法雨精舍有。

羅公：法雨精舍那本是否很小、很薄？

聽眾：是的。

羅公：很便宜。

聽眾：是的。

羅公：現在金剛乘學會又印出……(?)。

劉銳之那本，有他那個表……與其用他的表，不如找 Edward Conze 那本還好些。他老先生花那麼多心血來到對。凡是對讀的書，外行人是外行，你要說明用甚麼版本的第幾頁，這樣才可以的。《大般若經》那麼多版本，是《大正大藏經》本，抑或頻伽精舍本？抑或那本普通木刻版的《大般若經》本。哪本才是？無的，現在這些就是外行人的作風，是嗎？而且這樣，幾本一齊讀，因為他們又無看 Edward Conze 這樣翻譯。他已經做得好好了。那本百五元，就送了一本給我。

用了很多錢，印了幾萬元。好了，這個中的，是最重要的長不太長，略不太略，最好的。《根本般若經》中，它最好的。好了，第三會。就是《一萬八千般若》，這套很少人用的，這部份很少人用的，《一萬八千般若》。其次，就叫做《般若一萬頌》，ten thousand lines，般若一萬頌就是第四會，即是第四分，一萬頌般若。

這本就是將二萬五千般若再壓縮，因為它很簡明，最簡明的，所以稱為《小品般若》。中國人在中國譯出《般若經》，這本是最早的。東漢時候，那個翻譯家叫支婁

加識。支婁加識翻譯了一本叫做《道行般若經》。道，道理的道，行，行為的行。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就是這本來的。鳩摩羅什將它來重譯，就叫做《小品般若經》。後來，玄奘法師翻譯《大般若經》，又將它來重譯。彌勒菩薩的《現觀莊嚴論》也解釋了這本，所以你們可以將它來對照。

我剛才講過菩提佛學院那位文慧法師，他將它來作甚麼？對正就是用這個，用《小品般若》來到作剪貼。你可以做又一樣功夫的，他做小品，你做大品小品並做，大中略三樣並做，你就要這樣做。只要你有時間就可以。你現在想做一個般若專家不是很難的，你肯將它來三部都剪貼了，再有(能力)用英文讀掂那個 Edward Conze 那本書，是嗎？

《現觀莊嚴論》你又瞭理，如果你懂得日文更好，日本人的，我這處有這本書……現觀……日本人研究《現觀莊嚴論》，研究這部《小品般若》的最權威的這個人。現在又說有續集出了，續篇，叫《現觀莊嚴論之研究續篇》，不過我還未買到。這個，我這裏教書的時候，前年在這裏教書的時候，在圖書館買了這本和 Edward Conze 那本都買了。那麼這本是《小品般若經》，最簡明的。好了，第五會就叫做《八千般若》，比較簡單些，仍然是小品。不過一般人所謂小品就指一萬頌，這個更小，將一萬頌再壓縮些。

這樣，這個根本般若就是這麼多了。那麼根本般若怎樣呢？你看看。其實你讀一個《二萬五千般若》就齊備了。所謂第一分十萬頌，不過將二萬五千頌的放大而已，是嗎？所謂一萬般若就將二萬五千頌縮小，再縮小一些，就變一萬八千。不是，將二千五千萬縮小些，就是一萬八千。再縮小些，一萬八千比較獨立些。

縮小些就是一萬，再縮小些就是八千。然則是不是佛說的那麼多般若呢？不是的。佛說般若就不知道說哪一本，總之這五分中，哪一分是真的佛說？那些結集的人，你結集得很長的，就是十萬般若。他所結集得簡一些，就變了一萬般若。他結集

得不長不略，是二萬五千般若。可能結集不同，內容不一樣。我們是這樣的看法，但是現代的人又不是，這個是我的看法，但是現代人的看法，Edward Conze 那類人和日本人，與及現代大陸那位呂澂先生看法就不學我的看法。

他們的看法就是佛滅後五百年的時候，這種般若思想就流行，當時就有一些《般若經》就出現，當然無形中暗示當時的佛教徒就作了一些《般若經》出來。因為他們不敢講，他們暗示的講法，有人作了一些《般若經》出來，就流行了。先流行哪本？先流行就是小品般若，一萬頌。後來，不夠味道，要長一些，再將它來擴大，就是二萬五千般若，再將它來擴大，就變了十萬頌。

將它來擴大，先有小，後擴大。全部都是佛教徒人為的，他們是這樣的看法。這樣的看法就不是佛教徒的看法來的，是嗎？折衷的辦法，我相信我的看法比較好些。佛講《般若經》，各人結集不同。可能是大眾部的人結集，與上座部的人結集已經不同了。這樣，比較中和些。

所謂根本般若就如是了。其次，第六會、第七會、第八會，這三會，即是這三分都不是很重要。慢慢有空、有時間，然後你才去讀它們。那麼講到這裏，你要知道，所謂《大般若經》者就是甚麼？一套《般若經》叢書，不是說一氣呵成直落的，是由很多套堆起來，堆在一起的。等於好似我們甚麼？中國所謂《十三經》、所謂《王清經解》這類，很多套堆在一起的叢書。

好似甚麼《朱子集成》那類的，你不要當它是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，好似讀《法華經》那樣，由頭如是我聞那樣，不是這個樣子，不是的，裏面有很多本的。那麼即是六、七、八這三部份，慢慢來，日後你有空才讀它。好了，第九會，這個特別了，你要另眼相看第九會了。第九會叫做甚麼呢？就叫做《能斷金剛般若(經)》。

就只是得甚麼？得三百首頌而已。三百 lines 而已，三百頌。簡單到極！即是現

在我們所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照梵文的原意，就是能斷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鳩摩羅什當時翻譯，就翻譯略了「能斷」兩個字。同時，鳩摩羅什那本譯本，就不完不備，例如甚麼？須菩提一開首問佛，就問甚麼？

如果一個菩薩發菩提心，云何住？應云何住？是嗎？云何修行？鳩摩羅什就漏了這一句，云何攝服其心？或者降服其心？三句，三問缺一，那麼應該是不完不備了。但是，你知道現在人人都讀鳩摩羅什那本，是嗎？是非就(待以後)慢慢再講。好了，我們在這處，就對於鳩摩羅什那本的批評，它不完不備了。不完不備是否無價值呢？話分兩頭，記住話分兩頭。

第一的看法，他這本書是不完不備，我們現在讀《金剛經》，就應該讀唐朝的譯本。唐朝有兩本譯本可讀，一本就是玄奘法師譯的，即是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九分，第九會。第二本就是義淨法師譯的，譯得最美麗，那麼多的譯本就是義淨法師的最好。鳩摩羅什那本不及他好，鳩摩羅什那本直接翻譯。

事實上，人們對勘梵本有很多錯誤的，那麼求完備和正確，我們應該要捨棄鳩摩羅什那本譯本，如果這樣講，是不是無價值呢？不是，那麼從第二個角度看了，鳩摩羅什那本可能……從第二個角度看就要怎樣看呢？就要佛經是甚麼？進化的。初期很簡略，後來人們加一下、減一下，就愈造愈繁複。

這樣即是說，如果從這樣的觀點來講，鳩摩羅什那本就很原始的《金剛經》，所以它就不完不備。到了玄奘法師、義淨法師的譯本，後人就(將其來)修修改改，已經修到圓備到極了。一種這樣的事，反為不及得鳩摩羅什那個原本，那麼樸素。印順法師的看法，近似這種看法。

印順法師不是有一本《般若經講記》的，我不是說他照足我這個講法。他近似這種看法，認為鳩摩羅什的，最原始、比較原始，比較可靠。這樣看法似乎不是很合一

個虔誠的佛教徒的態度。即是這樣講法，佛經是愈改愈完備的，那些愈完備的都是後人加油、加醬造的。此例一開，很「弊」(壞)了。《金剛經》後起那些就很完備，前起的就樸素。再推早些怎樣？《金剛經》和《般若經》一樣是樸素，接近小乘，即是由小乘經進化就變為《般若經》。

再進化，就加多些資料，加到好似萬花筒一樣，就變了甚麼？變了《維摩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這些類，完全是後起的。極其量推論，結果會怎樣？大乘經非佛說了。是嗎？最多你說大乘經的意思是佛說，但是這些經都不是佛說的。這樣，你都要接受，這樣問題就……

-完-